

内外群体社会排斥对儿童道德判断的影响： 情绪的中介作用

孔令芳^{1,2}, 刘 辉³

(1.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曲阜 273165; 2. 济宁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曲阜 273155;

3. 济宁市兖州区白衣堂小学, 兖州 272100)

摘 要: 社会排斥不仅会对儿童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产生广泛影响, 还会影响其道德判断。采用相互认识-拒绝范式考察内外群体来源的社会排斥、社会排斥危机对 216 名儿童道德判断的影响及情绪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 (1) 相对于接纳, 来自内外群体的排斥及排斥危机均会使儿童对道德行为评分下降; (2) 相对于接纳, 来自内外群体的排斥、排斥危机均导致儿童积极情绪降低, 消极情绪增加; (3) 积极情绪在排斥与道德行为判断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在排斥危机与道德行为判断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社会排斥影响儿童道德判断的情绪机制, 为预防和干预排斥导致的道德判断偏差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社会排斥; 排斥危机; 道德判断; 情绪; 内外群体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25)02-0153-07

1 引言

道德发展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课题, 道德判断的健康发展为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培养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 增强社会责任感等打下基础。道德判断是个体根据道德准则或价值标准对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和事件赋予道德价值的活动(王云强等, 2007)。小学儿童处于道德判断发展的关键时期, 9~10 岁儿童对道德原则有了一定的理解, 能够依据普遍的道德原则进行判断(张峰峰, 李占彪, 2022)。儿童在 10 岁前后已经形成较高阶段的道德思维结构, 但对具体情境进行判断时, 由于自身的差异及生活经验的不同, 其道德判断依据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耿少萍, 2018)。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社会排斥是重要影响源(杨逸辰, 2014; 石慧, 2019)。

社会排斥是指个体被他人拒绝或忽略, 个体的归属或关系需求受到影响的现象(张野, 张珊珊, 2017)。儿童从 7 岁开始就对社会排斥情境具有一定的敏感性(Abrams et al., 2009)。社会排斥危机是个体觉察到被他人拒绝的信号, 感受到自己正处于被他人排斥的一种威胁情境(张珊珊等, 2020)。在社会排斥尚未明确前, 个体一直处于排斥危机状态中(Thau et al., 2015), 二者仅在排斥程度上有差异。有研究表明, 在 71 个国家中, 大约 32% 的 9~12 岁学童遭受拒绝或欺负, 可见社会排斥在儿童期

的普遍性(Fisher - Grafy & Halabi, 2024)。更重要的是, 诸多研究发现无论社会排斥强度如何, 均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例如自尊下降、心理失调(Benner & Graham, 2013), 甚至导致精神病理症状及行为(Reinhard et al., 2020)。社会排斥还可能导致儿童在道德判断上出现偏差, 使得他们对社会规则和价值观产生质疑, 进而在处理道德问题时出现困惑或矛盾, 甚至可能演化为道德冷漠或反社会行为。因此, 探究社会排斥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对于提高人们对儿童社会排斥的关注, 促进儿童道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关于社会排斥对道德判断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发现社会排斥会极化大学生的道德判断, 使其对道德行为赞许度提高, 对不道德行为容许性降低(杨逸辰, 2014), 但也有研究发现社会排斥使小学生道德判断更严格(石慧, 2019), 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年龄阶段个体道德判断水平的差异。儿童大多处于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的习俗水平, 在这一时期儿童将权威标准内化, 为取悦他人或维持秩序而服从法则(林崇德, 2018)。因此, 在道德判断时会表现出两极化现象, 即倾向于认为道德行为更道德, 不道德行为更不道德。但社会排斥作为巨大心理压力源, 使得儿童不再信奉父母教导的道德原则(Fisher - Grafy & Halabi, 2024), 表现出对道德准则的质疑, 从而影响道德判断。社会排斥还会增强

儿童对公平规范的敏感性,由此促使其在道德判断中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张野等,2020)。综上,提出假设 H1:社会排斥(危机)使儿童道德判断更严厉。

社会排斥还会对个体的情绪造成影响,当前主要观点有消极情绪说、情绪麻木说及中性情绪说。消极情绪说认为社会排斥会损害个体基本心理需要,引发个体积极情绪降低,消极情绪增加(Kothgassner et al., 2017)。情绪麻木说认为社会排斥会导致情绪系统暂时停止正常运作,情绪没有显著变化,表现出麻木状态(DeWall & Baumeister, 2006)。中性情绪说认为社会排斥后个体处于中性情绪状态,但这种中性情绪的实质是由积极情绪向消极情绪的转变(Blackhart et al., 2009)。对儿童而言,良好的同伴关系对其社会性发展至关重要,而不良的同伴关系则对其身心健康带来消极影响。Wu 等人(2015)通过元分析表明同伴侵害与儿童的孤独、抑郁、焦虑等情绪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排斥虽然比同伴侵害程度略轻,但研究发现处于排斥情境中的儿童积极情绪体验和需要满足水平均下降(Reijntjes et al., 2010),并出现悲伤、愤怒、抑郁、孤独等消极情绪(张野,张珊珊,2017)。综上,提出假设 H2:社会排斥(危机)使儿童积极情绪降低,消极情绪增加。

情绪在个体道德判断中起重要作用。道德双加工理论强调认知与情绪在道德判断中均发挥重要的作用,且有时表现出相互竞争,道德判断的结果取决于竞争的结果(Greene et al., 2004)。社会直觉模型强调道德判断是直觉的结果,理性只是事后对判断的结果进行解释(Haidt, 2001)。事件-特征-情感复合体模型则认为情绪与认知并不是独立的“两个过程”,而是相互综合的过程,且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更大(Moll et al., 2003)。综上所述,研究者虽然对情绪与认知在道德判断中作用机制存在争议,但都认为情绪是影响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当儿童感受到社会排斥后,在进行道德判断时会整合自己的情感体验(Cooley et al., 2012)。已有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虽然作用方向不同,但均会通过占用注意资源、影响信息加工方式及质量等机制影响道德判断(胡艺馨等,2018)。由此提出假设 H3:情绪(积极、消极)在社会排斥(危机)与道德判断间起中介作用。

儿童感受到的社会排斥可能来自所属的内群

体,也可能来自外群体。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知觉为某个群体中的一员,对内群体的价值观更加认同,评价也更积极(陈世平,崔鑫, 2015)。6 岁儿童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内群体偏爱(Dunham & Emory, 2014),这种内群体偏爱使得个体对来自内群体的社会排斥更加敏感。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在遭受内群体排斥时感知到对关系需求的威胁更大(Yang et al., 2021)。由此提出假设 H4:来自内群体的社会排斥(危机)对儿童情绪的影响显著强于外群体。

2 对象与方法

2.1 实验设计

采用 3(社会排斥分组:社会排斥、社会排斥危机、接纳) \times 2(排斥来源:内群体、外群体)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儿童对情绪及道德行为、不道德行为材料的评分。

2.2 实验对象

基于 G * Power 3.1 软件进行样本量估算,在设定显著性水平 $\alpha = 0.05$ 、中等效应量 $f = 0.25$ 及统计检验力 $\text{power} = 0.80$ 的条件下,计算得出所需的总样本量为 158 例,每组样本量约 27 例。为进一步提高研究效度,按照年级、性别分层抽样选取 288 名身体健康、智力正常的四到六年级小学生,所有被试均未参与过此类实验。其中 23 名儿童中途退出实验,13 名儿童的数据因猜出实验目的导致实验操纵失败被剔除,36 名儿童的数据因漏填或某些题目多选被剔除;剩余 216 名(四年级 64 名,五年级 76 名,六年级 76 名;男生 114 名,女生 102 名),平均年龄为 11.22 ± 0.86 。研究获得研究对象监护人的同意,并签订了知情同意书。

2.3 实验材料

2.3.1 情绪测量材料

采用魏欢等人(2017)改编的简式中文版儿童积极-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for Children, PANAS-C),包括积极情绪(PA)和消极情绪(NA)两个维度,共 10 道题目,采用 5 级计分,1 代表非常轻微或几乎没有,5 代表极其强烈。本研究前后测中 PA 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5、0.91,NA 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74、0.80。

2.3.2 道德判断材料

根据《中小学生守则(2015 年修订)》,参阅部编版《道德与法治》教材,结合对中小学一线教师的访谈,从社会公德、学校道德规范以及个人品德三个

方面编制道德判断材料,每个方面包括3个道德行为描述、3个不道德行为描述,共18个行为描述。要求被试对行为的道德程度进行1~9分评定(1为绝对不道德,9为绝对道德)。随机选取102名六年级及初三年级学生(未参与后续研究)对道德判断材料进行试测,根据题目平均分选择3个评分最高的道德行为描述、3个评分最低的不道德行为描述组成最终的道德判断材料,其中三个道德行为描述为“某同学将零花钱捐给贫困山区学生”、“某同学主动将校园路边垃圾扔到垃圾桶”、“某同学拾金不昧”,三个不道德行为描述为“某同学在公交车上大声说话、唱歌”、“某同学破坏校园花草树木”、“某同学拿虫子吓唬其他同学”。实验前选取931名被试(未参与后续研究)对该材料的信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道德判断材料的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内,道德行为与不道德行为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分别为0.62、0.64;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结构效度在可接受范围内,模型适配度尚可($\chi^2 = 99.77, df = 14, RMSEA = 0.08, NFI = 0.91, CFI = 0.92, TLI = 0.92, NNFI = 0.92$),各因子载荷在0.57~0.62之间。

2.4 实验程序

2.4.1 内群体社会排斥操纵程序

参照张珊珊等人(2020)改编后的相互认识-拒绝范式,将被试随机分成同年级、同性别、不同班级的六人小组,由同性别主试主持实验。实验开始前随机抽号并进行情绪前测,随后告知被试学校要选择部分同学两两组队参加手工艺制作大赛,引导被试进行自我介绍及相互交流,15分钟后将被试单独带入与抽号一致的房间内,要求被试投票选择两位希望组队的成员,收集投票5分钟后进行单独虚假反馈。

给予接纳组(随机抽号为1、2的被试)的反馈是所有人都愿意与其组队,因此可继续参加后面的合作任务。在此之前请先完成另外一份调查(操纵有效性检验、情绪后测、道德判断以及个人基本信息等材料)。给予排斥危机组(随机抽号为3、4的被试)的反馈是所有人暂时没有选你,但这只是初次选择,还会进行二次选择,在此之前请完成另外一份调查(同上)。给予排斥组(随机抽号为5、6的被试)的反馈是所有人都不愿意与你组队,因此不能继续参与活动,只能单独完成另外一份调查(同上)。

最后,将所有被试再次集中,询问是否知晓实验

意图,并向被试解释所有反馈均为虚假反馈且没有后续任务。请每位被试谈谈自己的感受以进行情绪调节,待被试情绪完全平复后,分发小礼物,并再次诚挚地表达歉意与谢意。

2.4.2 外群体社会排斥操纵程序

提前录制10名(男生5名,女生5名)同龄小学生自我介绍视频,视频长度均为2分钟左右。按照同样规则将被试进行分组后随机抽号并进行情绪前测,告知被试学校要选择部分同学与聊城某小学两两组队参加市里举办的手工艺制作大赛,依次播放同性别小学生自我介绍视频,并告知被试需录制自我介绍视频发给对方,以进行互选。视频录制结束后将被试带入与抽号对应房间内单独投票,随后操作同内群体,1/3的被试给予接纳反馈,1/3的被试给予排斥危机反馈,1/3的被试给予排斥反馈。

2.5 统计方法

采用AMOS 24.0进行结构效度检验,SPSS 25.0进行信度分析、方差分析,运用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已有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对儿童的排斥后情绪(Wu et al., 2015)、道德判断(胡艺馨等,2018)具有一定影响,因此,统计分析时将二者作为协变量纳入。

3 结果

3.1 操纵有效性检验

采用“你感受到被接纳/被排斥的程度”两道问题(5级评分)检验操纵有效性。结果发现社会排斥分组在接纳程度上主效应显著, $F(2, 208) = 98.11, p < 0.001, \eta_p^2 = 0.49$,事后比较发现,排斥组($M = 2.03, SD = 1.33, p < 0.001$)、排斥危机组($M = 2.23, SD = 1.30, p < 0.001$)的被接纳程度均小于接纳组($M = 4.56, SD = 0.85$);在被排斥程度上主效应显著, $F(2, 208) = 64.05, p < 0.001, \eta_p^2 = 0.38$,事后比较发现,排斥组($M = 3.23, SD = 1.46, p < 0.001$)、排斥危机组($M = 3.11, SD = 1.33, p < 0.001$)的被排斥程度均大于接纳组($M = 1.19, SD = 0.68$);内外群体主效应及二者交互作用在被接纳和被排斥体验上均不显著($p > 0.05$)。结果表明,无论内群体还是外群体,社会排斥及社会排斥危机的操纵均有效,且排斥与排斥危机引发的儿童被排斥感没有显著差异。

3.2 内外群体社会排斥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对道德行为判断、不道德行为判断分别进行社会排斥分组 \times 内外群体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表1):

社会排斥分组在道德行为判断上主效应显著, $F(2, 208) = 6.50, p = 0.002, \eta_p^2 = 0.06$, 事后比较发现, 排斥组 ($M = 7.93, SD = 1.17$)、排斥危机组 ($M = 7.94, SD = 1.08$) 对道德行为的评分均小于接纳组 ($M = 8.46, SD = 0.72, p = 0.002$); 内外群体主效应不显著, $F(1, 208) = 0.08, p = 0.78$; 内外群体与社会排斥分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208) = 0.28, p =$

0.76。在不道德行为判断上, 社会排斥分组主效应不显著, $F(2, 208) = 2.41, p = 0.09$; 内外群体主效应不显著, $F(1, 208) = 1.07, p = 0.30$; 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208) = 1.55, p = 0.22$ 。结果表明, 相对于接纳组, 内外群体的排斥及排斥危机均使儿童对道德行为判断评分下降, 并未对不道德行为判断造成显著影响。

表 1 各组别道德判断的描述统计 ($M \pm SD$)

	道德行为判断		不道德行为判断	
	内群体	外群体	内群体	外群体
接纳组	8.41 \pm 0.77	8.51 \pm 0.65	1.53 \pm 0.70	1.72 \pm 1.27
排斥危机组	7.98 \pm 0.89	7.88 \pm 1.26	1.87 \pm 0.76	1.54 \pm 0.73
排斥组	7.97 \pm 0.93	7.89 \pm 1.37	2.07 \pm 1.04	1.83 \pm 0.89

3.3 内外群体社会排斥对情绪的影响

取被试后测积极情绪与前测积极情绪之差作为积极情绪变化指标, 后测消极情绪与前测消极情绪之差作为消极情绪变化指标。对积极情绪变化和消极情绪变化分别进行社会排斥分组 \times 内外群体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图 1): 在积极情绪变化上, 社会排斥分组主效应显著, $F(2, 208) = 24.78, p < 0.001, \eta_p^2 = 0.19$, 事后比较发现, 排斥组 ($M = -0.88, SD = 1.32, p < 0.001$)、排斥危机组 ($M = -0.36, SD = 1.14, p < 0.001$) 的积极情绪变化值均小于接纳组 ($M = 0.36, SD = 0.72$), 且排斥组小于排斥危机组 ($p = 0.004$), 即排斥与排斥危机均引起积极情绪降低, 且排斥引发的下降幅度更显著; 内外群体主效应不显著, $F(1, 208) = 2.65, p = 0.11$; 内外群体与社会排斥分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208) = 0.17, p = 0.85$ 。

在消极情绪变化上, 社会排斥分组主效应显著, $F(2, 208) = 9.13, p < 0.001, \eta_p^2 = 0.08$, 事后比较发现, 排斥组 ($M = 0.32, SD = 0.96, p < 0.001$)、排斥危机组 ($M = 0.06, SD = 0.86, p = 0.013$) 的消极情绪变化值均大于接纳组 ($M = -0.28, SD = 0.74$), 即排斥及排斥危机均引起消极情绪增加; 内外群体主效应不显著, $F(1, 208) = 0.19, p = 0.67$; 内外群体与社会排斥分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208) = 0.19, p = 0.83$ 。

以上结果表明, 相对于接纳组, 来自内外群体的排斥及排斥危机均使儿童积极情绪降低, 消极情绪增加。

3.4 社会排斥对道德行为判断的影响: 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并行中介作用

为进一步了解社会排斥 (危机) 对道德行为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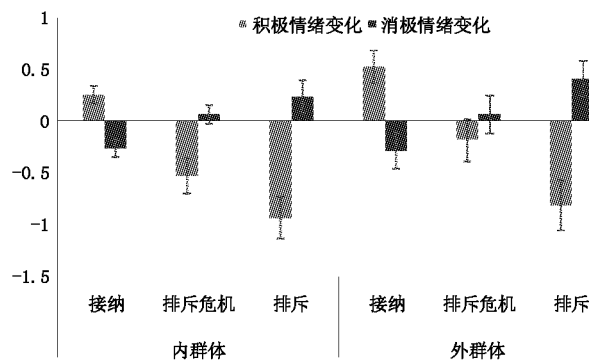


图 1 各组别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上的变化
(注: 误差线代表均值的标准误)

断的影响机制, 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中 Model 4 对后测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在社会排斥 (危机) 与道德行为判断间的并行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将社会排斥分组以接纳组为参照, 编码为两个哑变量, bootstrap 抽样选择 5000。结果发现 (表 2、图 2): 排斥组 (vs. 接纳组) 对道德行为判断受到积极情绪的中介影响, 95% 置信区间为 $[-0.41, -0.04]$, 该区间不包含 0, 中介效应大小为 -0.22 , 占总效应比 41.43%, 且加入中介变量积极情绪后, 排斥对道德行为判断的直接效应 95% 置信区间为 $[-0.64, 0.11]$, 该区间包含 0, 直接效应不显著, 积极情绪起完全中介作用; 排斥危机组 (vs. 接纳组) 对道德行为判断受到积极情绪的中介影响, 95% 置信区间为 $[-0.28, -0.03]$, 该区间不包含 0, 中介效应大小为 -0.14 , 占总效应比 27.55%, 加入中介变量积极情绪后, 排斥危机组 (vs. 接纳组) 对道德行为判断的直接效应 95% 置信区间为 $[-0.70, -0.01]$, 该区间不包含 0, 直接效应依然显著, 积极情绪起部分中介作用。结果表明, 积极情绪在排斥与道德行为判断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在排斥危机与道德行为判断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消极情绪在排斥、排斥危机与 道德行为判断间中介作用不显著。

表 2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中介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95% 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排斥→积极情绪→道德行为判断	-0.22 ^a	0.10	-0.41	-0.04
排斥→消极情绪→道德行为判断	-0.04	0.06	-0.17	0.07
排斥→道德行为判断	-0.27	0.19	-0.64	0.11
排斥危机→积极情绪→道德行为判断	-0.14 ^a	0.06	-0.28	-0.03
排斥危机→消极情绪→道德行为判断	-0.02	0.03	-0.09	0.04
排斥危机→道德行为判断	-0.36	0.17	-0.70	-0.01

注:以接纳组为参照组,^a表示中介效应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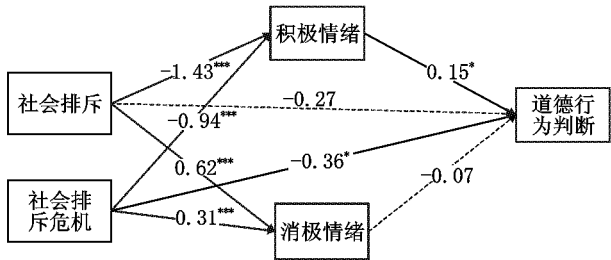


图 2 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在排斥、排斥危机与道德行为判断间的中介路径

(注:以接纳组为参照组,* $p < 0.05$,*** $p < 0.001$)

4 讨论

4.1 内外群体社会排斥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研究发现排斥及排斥危机导致儿童对道德行为评分下降,对不道德行为的评分无显著影响,即社会排斥使得儿童对道德行为判断更严厉,H1 假设部分成立。这一发现与 DeWall 等人(2009)研究结果一致,即受排斥的个体倾向于对中性刺激做出更严厉的判断,如将模棱两可的词判断为具有攻击性,或将一般中性行为知觉为敌意行为。社会认知理论指出,社会排斥作为一种应激源,不仅引发个体的心理压力,还会导致不公平感知。这种负面体验会干扰个体的道德认知加工过程,使得道德准则体系与判断、反应系统之间的联结被阻断,进而导致道德判断偏差(杜星铨,郑亭亭,2018)。Fisher - Grafy 和 Halabi(2024)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社会排斥使得儿童改变其道德立场,偏离父母教导的道德原则。这一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对儿童道德认知发展具有消极影响,提示教育相关者在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应关注其社交处境,通过建立包容、接纳的同伴关系帮助儿童形成更客观的道德评价标准。排斥及排斥危机对不道德行为判断没有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儿童两极化道德判断的特点,即其对不道德行为的判断已处于极端水平,因此难以观察到进一步的显著变化。

4.2 内外群体社会排斥对情绪的影响

研究发现排斥与排斥危机均显著降低了儿童的积极情绪,同时增加了消极情绪,H2 假设成立,研究结果支持消极情绪说。过往研究也发现社会排斥致使个体积极情绪减少(Reijntjes et al.,2010),愤怒、伤心、悲痛等消极情绪的体验更强(Kothgassner et al.,2017)。需要 - 威胁时序模型认为社会排斥阻碍了归属需要的满足,会使个体感受到痛苦、悲伤、愤怒等负性情绪(Williams,2009)。神经影像学研究也证实被排斥个体的背侧前扣带皮层被激活,该脑区主要反映需要受阻的痛苦体验(彭苏浩等,2019)。值得注意的是,排斥危机与排斥对儿童情绪负面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排斥危机在日常人际情境中更常见、也更隐蔽,若不及时干预,其引发的负面情绪长时间累积势必会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应当引起教育管理者的高度注意。

来自不同群体的社会排斥对情绪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二者均会造成儿童积极情绪降低及消极情绪增加,H4 假设不成立。这说明儿童对不同群体来源的排斥均表现出相似的敏感性和情绪反应。排斥觉察系统理论认为人类具有一套迅速侦查排斥线索和对排斥信息进行编码的觉察系统(Kerr & Levine,2008),它能帮助个体编码排斥线索和感知排斥体验,即使这些排斥信号是微弱的、模糊的,甚至是别人不经意发出的(Freedman et al.,2016)。过往研究也发现,无论是网络虚拟排斥还是想象排斥,都会使受排斥者产生消极心理体验,甚至作为旁观者都会感受到替代性排斥体验(Yang et al.,2021)。这意味着社会排斥对情绪状态的负面效应表现出稳健性,不受排斥源群体身份的显著调节。

4.3 积极情绪在社会排斥与道德行为判断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在排斥、排斥危机与道德行为判断间起中介作用,并未发现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H3 假设部分成立,这表明社会排斥及排斥危机

通过降低积极情绪影响道德行为判断。积极情绪的作用机制可能有二:一是积极情绪的降低影响了道德判断的认知加工方式。积极情绪扩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绪有助于扩展个体的认知范围,使个体以更加灵活、高效的方式处理问题(胡艺馨等,2018),而当积极情绪降低时,个体的注意范围变窄,会影响个体在信息加工时关注的维度,比如增加某一维度的权重或减少对某一维度的考虑,从而使道德判断发生偏差。二是积极情绪降低造成了认知资源损耗,从而导致道德判断能力下降。Gross(2002)认为情绪一旦产生,个体就会进行适应性情绪调节。受斥后,个体会适应性地寻求情绪调节策略以修正情绪反应,但无论是进行有意情绪调节还是自动化情绪调节,均需占用一定的认知资源(高伟等,2018),由此道德判断可用的认知资源就会减少(Shilling & Brown,2016),这会影响个体的判断、决策及信息处理能力(Juanchich et al.,2018),王云强等人(2007)的研究也证实积极情绪的降低会影响儿童道德判断能力,导致其不能准确地、有效地运用道德准则进行判断,从而出现道德判断偏差。

5 结论

相较于社会接纳情境,来自内外群体的排斥及排斥危机均会造成儿童对道德行为评分下降。同时还会造成儿童积极情绪降低以及消极情绪增加,且积极情绪在排斥、排斥危机与道德行为判断间起中介作用。研究不仅深化了社会排斥对儿童道德判断影响的理论探讨,同时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相关部门需采取有效干预措施缓解社会排斥的负面影响,以促进儿童心理健康与道德认知的积极发展。

参考文献

- 陈世平,崔鑫.(2015).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看内外群体偏爱的的发展.心理与行为研究,13(3),422-427.
- 杜星铖,郑亭亭.(2018).职场排斥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现代经济信息,(12),19-21.
- 高伟,陈圣栋,龙泉杉,杨洁敏,袁加锦.(2018).情绪调节研究方法的蜕变:从有意情绪调节到自动化情绪调节.科学通报,63(4),415-424.
- 耿少萍.(2018).多元化、功利化:认知结构与动机共同影响下道德选择依据:中国儿童道德判断水平发展阶段特征分析报告.教育科学研究,(2),26-34.
- 胡艺馨,何英为,王大伟.(2018).道德决策中的情绪作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3(6),124-133.
- 林崇德.(2018).发展心理学(第三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彭苏浩,陶丹,冷玥,邓慧华.(2019).社会排斥的心理行为特征及其脑机制.心理科学进展,27(9),1656-1666.

- 石慧.(2019).社会排斥下社会距离对小学生道德判断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昆明.
- 王云强,郭本禹,吴慧红.(2007).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心理科学,30(6),1324-1327.
- 魏欢,陈维,韦嘉,张进辅.(2017).儿童版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在中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检验.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5(1),105-110.
- 杨逸辰.(2014).社会排斥极化道德判断(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桂林.
- 张峰峰,李占彪.(2022).中小学生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现状及关系探究:基于对全国77,367名中小学生的调查分析.教育科学研究,(7),40-46.
- 张野,张珊珊.(2017).社会认同视阈下的儿童群体社会排斥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30(10),55-60.
- 张野,张珊珊,冯春莹.(2020).不同程度的社会排斥情境对儿童程序公平感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8(4),94-100.
- 张珊珊,张野,陈萌萌.(2020).社会排斥危机对儿童欺骗行为的影响:归属需要的调节作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6(1),95-102.
- Abrams, D., Rutland, A., Pelletier, J., & Ferrell, J. M. (2009). Children's group nous: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peer exclusion within and between groups. *Child Development*, 80(1), 224-243.
- Benner, A. D., & Graham, S. (2013).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racial/ethnic discrimination during adolescence: Does the source of discrimination matte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8), 1602-1613.
- Blackhart, G. C., Nelson, B. C., Knowles, M. L., & Baumeister, R. F. (2009). Rejection elicits emotional reactions but neither causes immediate distress nor lowers self-esteem: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192 studies on social exclus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3(4), 269-309.
- Cooley, S., Elenbaas, L., & Killen, M. (2012). Moral judgments and emotions: Adolescents' evaluations in intergroup social exclusion contexts.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136), 41-57.
- DeWall, C. N., & Baumeister, R. F. (2006). Alone but feeling no pain: Effects of social exclusion on physical pain tolerance and pain threshold, affective forecasting, and interpersonal empat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1), 1-15.
- DeWall, C. N., Twenge, J. M., Gitter, S. A., & Baumeister, R. F. (2009). It's the thought that counts: The role of hostile cognition in shaping aggressive responses to social exclu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1), 45-59.
- Dunham, Y., & Emory, J. (2014). Of affect and ambiguity: The emergence of preference for arbitrary ingroup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0(1), 81-98.

- Fisher – Grafy, H. , & Halabi, R. (2024). Social rej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tency – age children: Moral failing or normative phenomenon?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7 (3), 1263 – 1281.
- Freedman, G. , Williams, K. D. , & Beer, J. S. (2016). Softening the blow of social exclusion: The responsive theory of social exclus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Article e1570.
- Greene, J. D. , Nystrom, L. E. , Engell, A. D. , Darley, J. M. , & Cohen, J. D. (2004). 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 *Neuron*, 44(2), 389 – 400.
- Gross, J. J. (2002). Emotion regulation: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Psychophysiology*, 39(3), 281 – 291.
- Haidt, J. (2001).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4), 814 – 834.
- Juanchich, M. , Walasek, L. , & Sirota, M. (2018). Decision – makers are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social exclusio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9(3), 604 – 630.
- Kerr, N. L. , & Levine, J. M. (2008). The detection of social exclusion: Evolution and beyond.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1), 39 – 52.
- Kothgassner, O. D. , Griesinger, M. , Kettner, K. , Wayan, K. , Völkl – Kernstock, S. , Hlavacs, H. , Beutl, L. , & Fehnhofer, A. (2017). Real – life prosocial behavior decreases after being socially excluded by avatars, not ag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0, 261 – 269.
- Moll, J. , de Oliveira – Souza, R. , & Eslinger, P. J. (2003). Morals and the human brain: A working model. *Neuroreport*, 14 (3), 299 – 305.
- Reijntjes, A. , Kamphuis, J. H. , Prinzie, P. , & Telch, M. J. (2010). Peer victimization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children: A meta – 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Child Abuse & Neglect*, 34(4), 244 – 252.
- Reinhard, M. A. , Dewald – Kaufmann, J. , Wüstenberg, T. , Musil, R. , Barton, B. B. , Jobst, A. , & Padberg, F. (2020). The vicious circle of social exclusion and psychopatholog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xperimental ostracism research in psychiatric disorders. *European Archives of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 270(5), 521 – 532.
- Shilling, A. A. , & Brown, C. M. (2016). Goal – driven resource redistribution: An adaptive response to social exclusion. *Evolutionary Behavioral Sciences*, 10(3), 149 – 167.
- Thau, S. , Derfler – Rozin, R. , Pitesa, M. , Mitchell, M. S. , & Pillutla, M. M. (2015). Unethical for the sake of the group: Risk of social exclusion and pro – group unethical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0(1), 98 – 113.
- Williams, K. D. (2009). Ostracism: A temporal need – threat model.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1, 275 – 314.
- Wu, L. , Zhang, D. , Su, Z. , & Hu, T. (2015). Peer victimization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meta – analytic review of links to emotional maladjustment. *Clinical Pediatrics*, 54 (10), 941 – 955.
- Yang, X. , Xin, T. , & Zhao, Q. (2021). Effects of intergroup vicarious ostracism on individual prejudicial attributions and aggressive intentions. *The Span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24, Article e15.

The Impact of In – group and Out – group Social Exclusion on Children’s Moral Judgm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s

Kong Lingfang^{1,2}, Liu Hui³

(1. Faculty of Edu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2.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Jining University, Qufu 273155; 3. Baiyitang Primary School, Yanzhou 272100)

Abstract: Social exclusion not only has broad impacts on children’s cogni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but also influences their moral judgment. Using the acquaintance – rejection paradigm,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crisis from in – group and out – group sources on 216 children’s moral judgment,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compared to acceptance, both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crisis from in – group and out – group sources led to decreased ratings of moral behaviors. Additionally, these forms of exclusion decreased positive emotions and increased negative emotions among children.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positive emotions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xclusion and moral behavior judgment, while partially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xclusion crisis and moral behavior judgment. This study reveals the emotion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social exclusion influences children’s moral judgment,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ev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 moral judgment bias caused by exclusion.

Key words: social exclusion; social exclusion crisis; moral judgment; emotions; in – group and out – group